

河南先生文集



河南先生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
縮印春岑閣鈔本

尹師魯河南集序

高平范仲淹

予觀克典舜歌而下文章之作醇駘迭變代無窮
乎惟抑末揚本去鄭復雅左右聖人之道者難之
近則唐正元元和之間韓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
最盛懿僖以降寔及五代其體薄弱皇朝柳仲塗
起而麾之髦俊率從焉仲塗門人能師經探道有
文於天下者多矣洎揚大年以應用之才獨步當
世學者剽襲縷意有希髣髴未暇及古也其間甚
者專事藻飾破碎大雅反謂古道不通於用廢而
弗學者久之洛陽尹師魯少有高識不逐時輩從
穆伯長游力爲古文而師魯演於春秋故其文謹
嚴辭約而理精章奏疏議大見風采士林方聲慕
焉遂得歐陽永叔從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
變而其流有功於道歟師魯天聖二年登進士第
後中拔萃科從事于西都時洛守王文正沂公暨
王文康公並加禮遇遂引薦於朝寔之文館尋以
論事切直貶監鄆州市征後起爲陝西經略判官
屢更遷任遷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以前守
平涼日貸公食錢于時佐議者不以情復貶漢東

節度副使歲餘監均州市征予方守南陽郡一旦
師魯辟疾而來相見累日無一言及後事家人問
之不答予即告之曰師魯之行將與韓公稚圭歐
陽永叔連之以貽後代君家雖貧共當捐俸以資
之君其端心靖神無或後憂師魯舉手曰公言盡
矣我不復云翌日往視之不獲見傳言曰已別矣
遂隱机而卒故人諸生聚而泣之且歎其精明如
是剛決如是死生不能亂其心可不謂正乎死而
不失其正君子何少哉師魯之才之行與其履歷
則有永叔爲之墓銘稚圭爲之墓表此不備載噫
師魯有心於時而多難不壽所爲文章亦未嘗編
次惟先傳於人者索而類之成十卷亦足見其志
也故序之

河南先生文集總目

卷一

皇雅

律詩

卷二

雜賦

卷三

雜文

卷四

記

卷五

序

卷六

書啟

卷七

書啟

卷八

書啟

卷九

書啟

卷十

書啟

卷十一

書啟

卷十二

行狀碑

卷十三

表碣述誌銘

卷十四

誌銘

卷十五

誌銘

卷十六

誌銘

卷十七

誌銘祭文

卷十八

表疏

卷十九

劄子

卷二十

奏狀

卷二十一

奏狀

卷二十二

奏狀

卷二十三

奏議

卷二十四

申狀

卷二十五

申狀

卷二十六

五代春秋

卷二十七

五代春秋

卷二十八

附錄

河南先生文集總目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一

皇雅十篇

天監 西師 耆武 憲古

大南 帝籍 庶工 帝制

皇治 太平

律詩七首

贈三鄉浮圖智聰一首

和人過韓柱國廟一首

過興平哭耿諫議費呈經略副使韓密學一

首

舟次壽州寄濠州江少卿一首

和河東都轉運施待制二首

隨州聞劉易入終南山一首

皇雅十首

天監受命也自梁至于周兵難不息 宋受命統

一萬方焉

天監下民亂靡有定甚武且仁祚厥真聖仁實懷

殊武以執競匪虔匪劉拯我大命自昔外禪月經

日營令以挾制政以陰傾 帝初治兵志勦于征

奄受神器匪謀而成淮潞弗虔卒汙叛迹戎轅戎

嚴皇威有赫彼寇註民吾勇其百珍厥渠魁貨其
反側 帝朝法宮左右宗公校大憚士以雍以容
爾居爾室爾工爾農既息既養惟天子功

天監四章章八句

西師征蜀也

主用西師岷梁弗賓匪曰負固實交晉人予訓予
誓合我將臣正厥有罪無庸傷民矯矯虎士載摧
其壁于嗟孟侯亦果其策迎師而降秦抗鋒鏑豈
獨身謀先是宗國蜀都既平將臣失律此衆悍驕
彼民危懼當塗叫呶合萬爲一匪懷則威 帝心
是恤 帝曰將臣子嘉乃庸廢命毒民爾弗有終
邦典用疑惟罪惟功廢堦而削協于厥中 帝曰
孟侯受封于楚淑旂瑀戈備物異數俾爾族姻及
乃文武服在王庭靡不有序蜀民呼歌天子威靈
保我者封暴我者刑匪功是和匪弱是陵天子惠
民疇敢不承

西師六章章八句

耆武受俘也命將伐南海平金陵俘二王以獻
耆武定功時惟二方淮服其義海南遂荒執彞而
韜執暴而得自底不諛乃終滅亡 帝戒二俘同

即爾誅于惟民無事休息是圖時其輯矣寧威獨
大 帝嗟吁邦久罹于兵威暴下以征或數虐以
刑于命中與協于國經民服德音室家以寧

晉武三章二章八句一章六句

憲古令守臣也刑其附庸以強帝室焉

帝懷永圖治古是憲四方守臣惟屏惟翰在昔艱
難弗惠訓典跨都達域高牙以建有土有民肆乃
征繕以息以容終焉叛換凡令帥臣祖厥聞見匪
革亂原曷清多難 帝告庶邦式是典彝元侯顯
父戚臣采支正乃封圻于一人是毗凡曰附城罔
爾侮之焉兵學賦靡爾得私毋為而國作福作威
天子有命嗚敢不祇于孫承承唯萬世規

憲古二章章十六句

大禹王師討晉罪也

冀州之難粵惟大禹俗恃而專地扼而固協比幽
都鴻搖邊圉三垂既夷允威弗沮 帝御六師百
萬貔虎剪其附庸王于域下鋒鏑始交梯衝如舞
臺爾羣王請附降虜我士奮揚額兇吾武 皇帝
曰吁念彼黎庶匪隸匪覲復為王士晉都既平九
區以寧陳功太廟告假威靈在晉武王于尚觀兵

維我 藝祖亦勤于征匪貸晉罪俟厥貢蓋聖作
聖繼茲緒相承皇矣 二右功莫與京

大禹二章一章二十二句一章十四句

帝籍修故典也躬耕以勸農焉

帝籍于郊典儀具陳務農以訓供祀以勤祀在于
誠匪勤于人訓農以實匪訓以文 帝謹二物乃
躬乃親公侯卿士暨庶民千旬有制飭哉惟寅
帝齊高年式宴且喜種種黃髮族丘而議我生艱
難暴亂以繼耳徂金鼓目押戎器皇其我圖親講
農事有子有孫力田孝悌鼓舞至仁薰焉如醇

帝籍二章章十四句

庶工任賢也

帝咨庶工嗚其輔予俊人以登厥勞乃圖匪忘舊
勲非賢勿庸寵茲表台盛德以居任賢伊何曷言
是庸勉告爾猷罔恤迺躬直無 辭拂于予衷予
不爾疵爾無而從始時從官 容揚揚今 帝左
右儒冠煌煌朝廷以尊文物典章得人之盛奕世
重光

庶工三章章八句

帝制北方諸盟也

帝制萬邦固有弗賓蠻夷戎狄羈而勿臣威格三方稽顙獻珍罩于華心願交使人 帝謀公卿列侯庶校咸曰彼心暴虐陰狡既擾我疆復利吾寶無若勵兵襲其還道 皇曰有衆于實念茲戰無必勝矧其歸師借曰大獲嗜能盡之益俾餘醜毒吾朔陞乃衆其盟北州以綏在漢世宗抗威北戎暴農算商經用弗充中士震駭漢南始空降及後世猶稱厥功初穆 聖考德無與偕匪勤于兵北人遂來遠是三紀遠俗以懷生民休息嗚呼仁哉 帝制五章四章八句一章十句

皇治恤刑也 帝仁于用刑在位者以寬恤爲治焉

皇底其治欽哉惟刑在疑而宥罔察爲明愛怨弗肆孰爲重輕毋一弗辜惟典之平前世理官倚法以刻匪彼爲仇益曰任職令之蔽獄務正其辟鑒于前人繫我仁德皇德在仁寢而成風公侯卿士靡不幸從壽卯萌生成保厥終不鄙不天樂哉融融

皇治三章章八句

太平封祀告成功也

噫太平無象兮世烏得而知維盛德可迹兮其封祀之儀東岱宗兮西汾旌禮上帝兮實地祇 皇有征兮吾民以嬉 皇有所兮吾民是私天數佑兮俾 皇之聲永世億寧兮無疆之基

太平一章章八句

律詩

贈三鄉浮圖智德一首

伊昔相逢日子今二十年師隨安樂住我豈利名牽自笑真徒爾何如養浩然西門女几路未得賦歸田

和人過韓柱國廟一首

隋氏一字內三將皆勇大賀公治以果揚素成有誅賢哉韓柱國身與功名俱廟食垂後世祀典誠有諸荒忽臨終言遂此感庸愚

過興平哭狀傳諫議喪呈經略韓密學

去年使旆西征日一見稱君胆氣豪始信推心待國士能令視死如鴻毛從來拔草輕文吏自此橫尸貴爾曹槐里今朝建精旆依然舊館一長號

舟次壽州寄濠州江鈞少卿

雨漲灘頭沙已空一帆西上快清風誰知去郡還

遲意猶逐淮波日夜東

和河東施待制二首

已成沈約難并恨且奉陶公有限玉
感事傷春多少意星星漸入鬢中來

又一首

千里觀風使節來百城舒慘繫行臺
威嚴少霽猶知幸誰信芳譚鎮日閑

隨州聞劉易入終南山

神驥渴先追無蹤高臺注目迷虛空
九衢懽游尚故處一日忽在終南峯
附勢趨權徒慢擾生歌死哭何思思
人間萬事既能了莫教聲譽過關東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一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

雜擬九篇

敘燕 息戎 述事 審斷

原刑 教學 矯察 考績

廣諫

敘燕

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持燕扶虜茂能自固以
公孫伯珪之彊卒制於袁氏獨慕容東石虎亂乃
并趙雖勝敗異術大槩論其彊弱燕不能加趙趙
魏一則燕固不敵唐三盜連街百餘年虜未嘗越
燕侵趙魏是燕獨能支虜也自燕覆於虜虜日熾
大顯德世雖復三關尚未盡燕南地國初虜與并
合勢益張然止命偏師備禦師伐蜀伐吳秦然不
以兩河為顧是趙魏足以制虜明矣并寇既平悉
天下銳專力於虜不能據尺寸地頃嘗以百萬衆
駐趙魏訖敵遠莫敢抗世多咎其不戰然我果負
域有內顧心戰不必勝不勝則事垂矣故不戰未
嘗咎也原其弊在兵不分設兵為三壁于爭地持
角以疑其兵頓堅城之下未聞夾擊無不勝矣蓋
兵不分有六弊使敵畜勇以待戰無他支梧一也

我衆則士怠二也前世善將兵者必問幾何今以
中才蓋主之三也大衆憊北彼遂驅無復顧忌四
也重兵一屬根本虛弱纖人易以干說五也雖委
大柄不無疑貳復命責臣監督進皆由中御失於
應變六也兵分則盡易其弊是有六利也勝敗兵
家常勢悉內以擊外失則舉所有以奔之符堅肥
水哥舒翰潼關是也是則制敵在謀不在衆以趙
魏燕而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分而帥之
將得專制就使偏師挫衄它衆尚奮詎能繫國安
危哉故師覆于外而本根不搖者善敗也昔者六
國有地千里師敗於秦散而復振幾百戰猶未及
其都守國之固也陳勝項梁舉關東之衆朝敗而
夕滅新造之勢也以天下之廣謀其國不若千里
之固而襲新造之勢敵幸於一戰庸非惑哉兵久
弭士大夫誦聖謂百世不復用非甚妄者不談然
兵果廢則已儻後世復用之鑒此少以悟世主故
述其勝敗云

息戍

國家割棄朔方西師不出三十年而亭徽千里環
重兵以戍之雖種落彊悍即時輯定然屯戍費亦

已甚矣西戎爲寇遠自周世而漢先零東漢晚當
晉氏羌唐秃髮歷朝侵軼爲國劇患興師定律皆
有成功而勞弊中國東漢尤甚費用常以億計孝
安世先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
年用八十餘億及段紀明用裁五十四億而剪滅
殆盡今西北涇原邠寧秦鳳鄜延四帥戍卒十餘
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平騎卒與它卒較其中者
總廩給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
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平
世屯戍且猶若是後雖無它警不可一日輟去是
十萬衆有益而無損明也 國家專利募商入粟
傾四方之貨然無水漕之運所輓致亦不過被邊
數郡爾歲不常登廩有常給頃年亦嘗稍匱矣儻
其乘我薦饑我必濟師饋餉當出於關中則未戰
而西夏已困可不慮哉按唐府兵上府千二百人
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爲今之計莫若籍丁民爲
兵擬唐置府頗損其數又今邊鄙雖有鄉兵之制
然止極塞數郡民籍寡少不足備敵料京北西北
數郡上戶可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兵六七萬質
其賦無它易賦以泉石者不易以五穀畜馬者又

獨其雜僞民幸於成宗崇然雜藉農陳講事登材武者爲什長隊正盛秋旬間常若寇至以關內河東勁兵傳之盡罷京師禁旅慎簡守帥分其統專其任分統則柄不重專任則將益屬堅於守備習其形勢積累多教士銳使虜衆無隙可窺不戰而偕兵志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其廟勝之策乎

述享

宗廟世數先儒論之甚詳歷朝頗以七世爲允此不復議然郡國建廟及陵寢之制可得祭舉自漢世郡國始立祖宗廟及從叔孫議增建原廟則京師祖廟有二若夫陵寢之制則因秦代而寢廢之古不墓祭秦王起寢墓例漢因之諸陵寢皆以稱望二十四殿三伏社臘上林後漢以正月率駕上元會儀獨顯宗遺制無起庶屋故張輔稱之曰顯節陵掃地露祭欲率天下以儉也魏武高陵依漢年詔罷之以從先帝儉德唐氏陵寢頗循漢制永年志自是國邑寢殿通絕唐氏陵寢頗循漢制永二年制獻陵三年之後唯景龍世特置昭廟崇二年博士以諸陵日祭非古詔罷陵廟備道集龍獻二陵每日一祭御史進正觀成春秋仲月遣使居乾陵冬至寒食遣外使忌日遣內使諸陵外式觀至於西鄣行幸並建太室中宗后兩京後

者紛爲大寺有二一曰必有其廟時享之日以祀得廟主駕或乘車則飾樂單奉宗師廟之主以牲以不決而罷今舉漢唐之典迹其制度大率主於隆而不主於殺也豈非爲享思之意廣親親之恩乎然觀夫先王之致孝也極乎配天盛乎禘祫致精明之德躬裸獻之禮重之慎之盡夫至誠而已若乃盛日祭於園寢委時享於下園雖美物備致而至誠不篤與夫周頌所稱不其異哉

審斷

漢史書元帝優游不斷爲表世之戒夫擊御臣之柄以強主威孰不由斷哉然斷者或審之以昌或任之以亡周公忍親親之誅尼父行儒辯之戮漢祖從純給之說審于己者聖審于人者明也商辛酷忠良之刑桓靈極黨錮之獄任于己者暴任於人者昏也是故天下感之我行之審于己也我或之正人莊士言而從之審于人也天下賢之我戮之任于己也我感之要幸近習言而聽之任于人也與其斷而不審不若優游之愈也嗚呼聖或所不能暴或所不爲若昏與明後立其鑒哉

原刑

刑罰世輕世重其來尚矣降三代稱治莫盛有唐之憲令大較施于今不甚異而正觀中天下斷死刑止數十其治主矣正觀四年天下斷死刑二十九人國家兩

河罷兵三十年民力不罷仍歲豐稔而斷重辟歲

過二千天聖元年至二年歲二千七百二十四百下乃二千二百聖君慈仁未

嘗以威怒肆一不幸其請傳死者率用恩貸昔帝

元以尚此然斷獄煩簡何具遼哉夫今之罪麗于

死者貧十居九非貧不忌法蓋其自愛不篤也夫

南畝之民儲一歲之備者十鮮一二其次擅錢富

室出倍稱之息其次質產入租交爲人傭下乃轉

徙他郡壯者隸兵弱者勾食不幸爲盜賊窮矣今

歲殺盜千數而爲盜者十不一死是天下盜常數

萬也遠爲餘樂憂天下之患可爲波戾至若山澤

之利古未權者復盡銅之矣故民輕於犯禁徂於

變詐勢使然也國家盡地力籠物貨非以自奉饋

用度廣爾今天下有承平之名而不免兵興之費

雖欲輕歛弛禁亦未免也彼正觀世西夷非素弱

也警急非無備也文物制度非暫削也何德而及

此亦御之有術而已今欲師正觀之省刑莫若究

其源其源在謹兵籍制經用而已夫兵食不浮國

用不充然後賦歛可輕山澤可弛人人自愛而重犯法也如不完其源雖日下欽恤之詔察大小之獄欲犯法者不究則庶矣期于刑省不其難哉

教學

今大學生徒博士授經發明章句究極義訓亦志于祿仕而已及其與鄧國所貢士並校其術韻所得經義記不一施反不若閭里誦習者則師道之不行宜矣若俾隸業 大學者異其科試唯以明經爲上第則承學之士孰不從于師氏哉議者欲郡設學校誠甚高論然天下業經以萬數而傳師學者有不一二不澄其源雖置之無益也又卿大夫家階賞典得任者其年及程止校以章句爲中格急用補吏非志學者不能自勉故門選益衰世德罕嗣廢學故也周官設氏掌教國子蓋公卿大夫子也今祭酒實其任謂由門調者空籍于師氏策以經義始得補吏優其高第賜其未至則學者益勤仕者能世其家矣

矯察

國朝規唐制設登聞鼓檢廣言事之路而憲防未著非以懲艾誣訕敦勵忠諫也若乃譏切人主建

明時政固上之所欲聞也至于捷隱過年數細
利寧有補于政哉夫黠績非以蔽聰外屏非以蔽
明益任視聽不足盡乎聰明也前世居國者或喜
聞外事任察爲明有陳閭里之事者嘉其無隱以
爲傾盡至其垢汙忠賢害莫甚焉是以鈞黨之綱
發于近習告密之獄起于廣聽細鑒前事豈不根
于微萌哉謂可申嚴著令凡人之隱應非律所得
言者罪之謀利而遭民者報罷則昌言日進而險
諛微幸者少微矣

考績

國朝考績之制自三品以下悉自上功狀有可程
殿最覆奏以陞退之所以甄年勞而重祿賞也夫
以庸制祿天朝之典也難進易退人臣之常也故
上推其實下競于讓官唯其才衆無覲心然後廉
恥興行風俗敦厚也今臣下自紀績效以干賞典
是則銜驚者被祿沈默者稀遽奔競之風靡然成
俗得不矯其弊哉按唐正觀故事門下置具員以
次補庶官未嘗人人自薦以希進用也建中三年
中書上言正觀故事常恭官外官五品以上每省
除拜中書門下皆主簿書謂之具員取其年課以

爲選授此國之大經也今諸判史四考郎中
侍御史各兩考餘官各三考與轉餘並雜故事宜
循其制由命有司自五品而下謹其官簿取歲月
當遷者籍其治行于朝而命之有司失舉與自上
功狀者鈎其罪無乎爵賞之柄出于天朝貪冒之
源少以懲艾豈非崇讓一端乎

廣諫

昔舜命禹曰毋若丹朱微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
王受又曰小人怨詈汝則皇自恭德是則君臣道
隆辭達而已矣然禮有五諫聖人從諷者蓋爲人
臣言之也若爲人君言之雖聞怨詈亦將自微不
無益也或曰禹周公美不諷曰中戒于未然雖激
猶諷也陳事于已兆雖諷猶辨也大禹周公之爲
臣也欲其君克終厥祚戒但後世不見其過舉德美
充乎無窮與夫違而弼之具矣嗟乎後世以禹周
公之道事君者庸非忠乎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三

雜文九篇

河南府請解投贄南北正統論一首

攻守策頭問狀傳一首

憫忠

辯誣

兵制

退說

好惡解二篇

河南府請解投贄南北正統論一首

論曰天地有常位運曆有常數社稷有常主民人有常奉故夫王者位配於天地數協于運曆主其社稷庇其民人示天下無如之尊也無二其稱也故易曰大寶史曰神器苟社稷有主而僭其稱號則其名曰盜其位曰竊示萬民可得而誅後世可得而貶千古不易之道也自晉室不綱五胡猾夏元帝艱難否運奄有東南景命未融不夫舊物迄於恭帝百有四年宋祖有代德而受外禪復六十年而禪齊齊二十六年而禪梁梁五十年爲侯景所篡梁元帝據戎狄而篡舊位遷都江陵三年爲西魏所滅則東南之運絕矣始後魏道武以晉太元二十一年即位都代後六代孝文遷都雒陽後復六代孝武遭高歡之難遷都長安是爲西魏西

魏三代恭帝二年始平江陵江陵平一年禪于周周二十五年而禪于隋隋三十八年而禪于唐推而言之則東南承襲之運至江陵陷沒當傳于魏魏傳周周傳隋隋傳唐爲得其實而江陵之陷陳霸先立梁元之子方智爲帝復不能輔而代其位是爲陳蕭詧據一州之旅稱帝三世是爲後梁魏孝武之西遷也高歡立清河王子善見爲帝稱東魏既而高歡子洋篡其位是爲北齊而前史列東魏後梁並篡爲帝號北齊陳氏各有國書逆順不分稱謂紛縹若以蕭詧爲中興之主霸先是曰元兇霸先爲受命之君隋氏當爲叛國昔蜀先主以宗室之貴據有全蜀爲魏所滅遂黜其帝吳孫權以三州之衆傳及四世爲晉所得竟斥其名以義則蕭詧未及漢中以地則霸先豈階孫氏東魏之立不異于聖公盆子北齊之僭有同乎劉聰石勒但後梁東魏有國之後可正以王名陳氏北齊竊號之臣室斥爲叛寇或曰予以魏平江陵始爲正統則道武而下亦不可以稱帝列紀邾北齊後周俱承魏禪豈獨帝周而虜齊耶子曰不然夫魏武晉宣未享於皇極陳壽于寶各標其帝號彼爲得

理此復何嫌況魏氏孝文已來文物太盛三分天下有其二至于末世竟平江表在昔秦爲列國太史公尚爲立紀者蓋以其後世能成帝業也此則恭帝而上不猶愈于莊襄前耶但統而言之平定南土方爲正統非謂道武而下不可稱帝列紀也且孝武避狄于秦安定公披草萊建宮室重延魏祚踰十二紀而受其禪魏傳其重齊爲其虜梁爲其臣隋承其運非帝而何噫周之吳楚太伯鬻熊之後也怙恃其衆僭號稱王仲尼修春秋而夷狄之聖人之旨垂戒于方來所以亂臣賊子懼也惜哉唐太宗世修五代史蓋執筆史官多齊陳之人或其勲列之後是以各夸本國並列正史失之一時誤及千古至使亂臣賊子謂方面可據位號可竊焉下莫得而誅後世莫得而貶不其惑哉不其惑哉

攻守策頭問狀傳一首

問而師之興幾一歲矣焉守計則師無還期坐耗康粟又邊稅所入不廣當有轉輸之勞若乘之以饑凶民困于內兵失於外非策之善也遠惟前世漢入之利近鑒至道之役豈課今者不可參以古

事將勝敗不繫于人耶然則攻與守必有一術焉爲今計者當如何所論守之害與計勝之說然則若云折李族擊其前大將繼而乘之似未得空何者二族壤土相遠雖俾俱進其戰地戰日不能預制是有俱進之名其實不合勢也彼若置一能族之衆繼之渡入獨與一旅之共關則衆寡相絕勝勢在彼矣彼既勝則渡入者益孤吾之大軍復何乘哉古有攻其所必救者虜之以救何地耶所謂吐蕃迎鶻者正合以夷狄攻夷狄義然今之喟喟頌得吐蕃故地猶見命於朝迴鶻有君長通于京師此二國驟親之使其自爲攻計恐不能得其波効徒市虜自利耳若循唐至德故事使天將頌之又虜且不從凡此皆當詳極其說

閱忠

甚哉世人謀其身之周也山外之戰好水川魏家我陞城外屬平涼西去羊諸將以力戰死明白不可欺得諸將戶皆被重或者咎其失計且不與其死賊則趨時者去其首噫趙利以連節度其失計信然經略制使韓公行平運魏賊通懷遠城公已發魏城軍先擊勇士總萬一千人平行會都署任福益統諸將合力以制之于是鄆監泉理爲先鋒之于是福居後其少甯三川賊已還懷遠東南去文之任福居後其少甯三川賊已還懷遠東南去

望日諸將由懷遠緝其後兩路巡檢常鼎劉鼎與
賊戰于張家堡南輒首歿百賊卒驍馬羊牛萬計
乘譁爲事七好大川與賊接壘宋觀武英爲一軍
毛龍洛川隔山相去五里猶遣信相通期以明日
會兵川上不使賊得逃去是時殿賊自將兵十餘
萬來壘于川口遽背言賊東義不屈奈何不與其
死也癸巳任福乘譁逐賊偃好水川而去未至益
兵自辰至午軍潰譁與劉鼎俱戰死任福一子在
陣亦歿福中數箭小校劉進勳福自免福曰吾爲
大將軍謂川都監趙律一死足以報國遂死之先是
諸軍後繼是日及朱觀武英會兵于魏家川與賊
遇戰合行營都監王珪自羊牧塢城以屯共四千
五百衆陣于朱觀陣而屯雲中賊兵大至衆偏破
武英衆陣不能觀陣自羊牧塢城以屯共四千
軍潰衆遂大奔王珪武英衆千餘人保民惶驚矢
四射會賊暮引去觀與任福戰處相去十五里諸
將特脫相聞也始時未與官軍處大持武廷川諸
將特脫相聞也始時未與官軍處大持武廷川諸
被虜然諸將戰兵以千六百總二萬三百忠義世
死者六千餘人指使軍校死者數千人

山外之役參軍事耿傳在行傳以通判慶州參任福行營軍事是役也
 傳本當從韓公諷之遂行戰合虜騎益至或以傳文吏無軍事
 勸其避去傳不顧被數創死于陣後營都監武英
 答英曰英當此君非三兵者余何遂與英俱死未
 敢時外轄朱觀華或勸傳少逸鮮謁傳意前指顧
 自若觀反武英人能言其詳或誣之曰傳督諸將進俟與大
 慙卒遇敗傳致也後得傳與諸將書成以持重慮
 爲虜誘此豈督諸將進邪士辰少傳在朱觀中營
 勝應首與虜大軍相遇遇切戒之自寫若朱觀名以
 我任福軍中任福敗孔目吏以書白韓公公即奏
 上之以籍證言以示疑者宋興八十載文吏死率者或以城
 守之責或不幸與禍會其死義一也至如臨大敵
 不憚與驍雄之士爭致其命如傳死者亦鮮悲夫
 謀旣不用又從之死猶不免於誣爲誣者豈喜于
 立異邪惡夫爲忠邪作辯誣

兵制

今之戎狄地兼燕涼然疆大之勢未過乎前世中國士卒專力武事非若古者籍兵於民農戰兼用者也足中國兵勝於古夷狄不勝於古也古者中國鞭笞四夷而役屬者有之給繒帛以懷來者有之與之戰或勝或負者有之今厚賂以厭其求惟恐不及或與之較未嘗一勝焉其故何哉非夷狄